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九十七目錄

權倖

左輔頓僚西嶽廟中刻石記

裴肫

大唐故朝議郎行尚書祠部員外郎裴君墓誌銘

并序

梁渙

對津吏告下方傷水判

張秀明

西郊迎秋賦

對初稅畝判

對旄人奏散判

對祭五嶽判

裴鼎

對陂防判

潘觀

使者徵祥記

王燾

外臺祕要方序

乳石論序

明堂序

張星

贈工部尚書宋慶禮諡議

張守節

上史記正義序

馬損

對坐於左塾判

張子漸

對習星厯判

鄧承緒

對澤宮置福判

對西陸朝覲判

張景

對舉抱甕生判

河南縣尉廳壁記

皇甫璟

諫置勸農判官疏

李宙

奉和聖製喜雨賦

對不供祭用判

張利貞

對不供祭用判

王師乾

王右軍祠堂碑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九十七

權倖

倖皋父德興祖開元二十五年官河西尉終羽林參軍

左輔頓僚西嶽廟中刻石記

上關師左馮翊太守魯關之事旬有二日奉迎關危釐七百

餘人獻關旌旂火天組練雪關雄貌風清九夷聲關而赫

彌天之崇涖臨關礪一邑非夫奮霆電關能自明辟而下

逮王公卿士泊趣馬小關我魯公之肅龔丕關實勾掾盧

奕功掾揚日休馮翊宰前御史薛巖尉裴季通苗元震朝

邑尉劉遵素澄城尉邵潤之河西尉權倖不敢怠也仰眺
關掌俯虔靈祠虛聞悉戍之音實荷穰穰之佑倖回陋舊
學於師氏見命書事因刻石而關

裴肫

肫河東人開元中官懷州司馬入爲侍御史二十八年遷
禮部員外郎

大唐故朝議郎行尚書祠部員外郎裴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稹字道安河東聞喜人也自桐川建封燉煌爲郡魏

分三祖晉方八王奕代嘉其美

闕二字

年載其令德高祖定

周大將軍馮翊太守襲瑯琊公績茂戎昭化成郡國曾祖

仁基隋左光祿大夫兼河南道討捕大使以陰圖王充義

扶舊主遭時不利玉折名揚皇朝追贈原州都督命諡曰

忠祖行儉禮部尚書兼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聞喜公贈大

尉諡曰獻旣明且哲經文緯武故事宗於禮闈大勲炳於

雲閣考光庭侍中兼吏部尚書贈太師諡忠獻器識宏遠

牆宇高深亮采天階丹青神化君二川淑靈三事鴻烈植

貞

闕一字

之性抱經濟之才生而聰敏幼而穎悟仁和孝友

君子之德日新文學吏能賢人之業關一盛開元初舉孝

廉高第弱冠勅授左千牛備身秩滿轉太子通事舍人關一

字宸捧日青禁朝春詞令可觀風儀有裕歲餘調補太常

寺主簿關二寺署辨關一禮法按驗伏藏動盈累萬卿韋

韜欲以昇聞期於顯擢君不求苟祿固讓厥功關二京兆

府司錄未上丁太師憂柴毀骨立殆將滅性杖而後起關一

字日戒期關二屢聞寵光是冀爰紆聖札用勒豐碑仍命

宰臣俾令護關一此乃顯關一千古哀榮九原者也太師

公直道不回存亡交變明主優關一恩禮時列害其公忠

定諡之辰將沮其美君晝夜泣血號訴聞天特降闕一字言

以旌其實詔改諡曰忠獻豈非孝感之至以發皇家報應

之期有如影響憂制缺主上永言念舊方議賞延命執事

於五品官時宰以君闕一字量清通不欲處之散地請授史

官是日拜起居郎君衰服外除心喪內疚闕二字今職遠闕一字

先碑數奏上感於冤旒情禮近傷於冠佩自武德之始

迄於茲日闕一字注所闕四百餘卷南史直筆東掖記言考

古而行怡然理順俄遷尚書祠部郎君才兼闕三字典郊廟

續祖訥之清言循樊準之儒術明光伏奏聞望攸歸嗚呼

天不假年神爽其善視事累月卧疾彌旬以開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終於長安光德里私第春秋卅其先葬於聞喜之東涼原也卽以辛巳歲二月癸丑二十日壬申旋窆於長安萬春鄉神和原禮也初日者有言曰且有橫厄願禳之君曰苟無負於神明亦何禳之有生死有命誠性已齊此則達人之用心也君博識多聞舍光育德志希宏濟心鏡无爲嘗覽太一之書黃公之畧每懷遠大自比范張及我宦成期於身退挂冠投紱卧壑栖林青雲始階黃埃溘至海內豪雋孰不惋惜嗣子倩等異才動俗純孝

通神永慕寒泉式刊貞石其詞曰

全晉舊國彼汾一方宗門貴仕代有烈光鼎鉉襲懿蘭菊

垂芳地靈世德之子含章含章伊何載挺時哲

闕一字

服教

義遐紹忠烈詞煜春葩操貞暮雪珪璧內潤鼓鐘外徹肅

祇一命趨侍兩官奉常典禮左掖記功清輝就日逸翮搏

風高選郎署公議攸同建禮休澣漳濱移疾方奏丹墀遽

辭白日隱嶙前嶂微茫此室勒銘幽泉永識芳實

梁渙

渙

一作洪

開元朝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

對津吏告下方傷水判

得津吏告下方傷水請毀左右隄水工景固爭

遠通漕引近切河渠擁左右之連隄隨深淺之積態屬流

水之至長河沓起桃花淼淼實類迷牛之闕

一作開

竹箭滔

滔方比鑿龍之迅委輸無限傷害爲虞旣爲長隄固全豈
使下方傷水導之則可毀之匪宜無從津吏之言請依水
工之見

張秀明

秀明開元朝官御史遷吏部員外郎

西郊迎秋賦

彼元天平分以成乎歲也惟日有令將法於王者服蒼玉而應春居明堂而順夏既隨時而有義皆率禮而無捨若乃律中夷則神司蓐收涼風以厲大火西流草木不芳誰忍聞於鷦鷯囹圄再繕亦申命於鷦鷯先三日而太史以謁率百官而天子乃遊然後天仗齊列野慶清秋乘白輅而啟行載白旗而扈從天顏迺穆帝典攸重彼詞客與史臣咸作歌而陳頌既啟鑾輅爰居總章備水潦修隄防鴻雁將賓待橫舟於汾曲鷹隼已擊且校獵於長楊實惟道

映三五何啻聲超百王而已哉別有原憲長貧仲尼少賤
朝遊白社驚一葉之辭秋夜宿靈臺聚羣螢而燭卷旣觀
西郊之禮將述東山之禪欣庇影於禹陰願陳力於周諺
對初稅畝判

所司初稅畝怨者實多僉議罪其變法中尉云
匪躬之故兩執不同

什一而稅周道如砥二吾不足魯政斯壞國家鄰善以化
寶穀而理上下皆給不學算車移人邕和大來惟知手舞
足蹈嗟爾加稅昧我大猷曾不慕於若堯坐貽陷於大桀

將謂浚我有司何取於匪躬寧有盜臣中尉且多於尸祿
儻能率法抑有前聞若苟而爲斯亦奚問

對旄人奏散判

日本請吏賜宴於朝旄人奏散不以鞢爲惠文
冠所持辭云屬鞢鞢氏

國家有道日本請吏皇恩載洽式宴於朝眷彼旄人掌我
夷樂邊夏不雜聲未動於禁鞢風霜有典罪已彰於惠文
雖御史彈毫雅存綱紀而旄人有訴請問鞢鞢

對祭五嶽判

所司有事恒山用沈辜御史糾失禮不伏

天子遍祭無文成秩牲幣之禮則有司存惟彼恒山是稱
北嶽洩雲雨以潤物森草木而藏景有靈則祀故能視彼
三公執文而行何其誣我五禮御史以寶符作氣雖久歆
於無恤沈辜受欺曾不若於林放按以失禮竊謂其宜誠
合沒齒無怨豈爲噬腊遇毒所司不伏雖聞飾非敢陳愚
見以罰白金

裴鼎

鼎開元二十年官金吾將軍出爲會稽刺史二十六年移

衛州

對陂防判

甲秉權決去陂水人相傳云有兩鵠言陂當復
甲以惑衆云飯我豆食羹芋魁科不伏罪

天生五材水善利物且漑且糞長我黍禾爲隄爲防制爲
畜泄甲秉國鈞軸作人父母可以興利除害仍舊貫以從
時豈宜違俗變常師乃心而改作使或者相駭訛言不懲
託黃鵠以興詞冀鴻陂之必復烏鳴毫社抑有前聞石言
魏榆斯無可採昔田疇是闢歌鄭卿之遺愛今羹芋興謠

嗟漢臣之不軌緬想翟公之策安可效諸竊詳甯越之鞭
非其罪也

潘觀

觀開元時人

使者徵祥記

開元神武皇帝膺圖馭歷出震承天陽春涵惠澤之滋元
古興匪常之頌建茲祠室厥瑞駢臻置立以來靈應有五
其一也山遙水阻運木頗難不雨不風水忽漂漲汀洲泛
溢吹棹近山計木纔登水便復舊江人稱異老少咸嗟其

二也廟地形勝林芳澗清野竹散林則連岡距谷丹粉雜
色則穴出崖生私訪者失路迷津緣廟者往求必獲其三
也謝土之際風雲久暗焚香有告俄爾之間雲收風歇野
光火色盡耀山林騰焰數回明朗如晝其四也彭蠡臻湊
之處三縣水陸皆經時有數百人求渡云我今往廬山謁
使者廟汝載我渡當酬汝直留錢經宿成成紙錢其五也
使者騎從刻削馭人或泥或木忽有數軀流汗霏霏凡此
五事前世罕聞良以聖德潛通遂使休祥煥著

王燾

肅珪之孫開元朝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遷給事中厯戶部員外郎

外臺祕要方序

昔者農皇之治天下也嘗百藥立九候以正陰陽之變診以救性命之昏札俾厥土宇用能康寧廣矣哉洎周之王亦有冢卿格於醫道掌其政令聚毒藥以供其事焉歲終稽考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失四下之我國家率由茲典動取厥中置醫學頒良方亦所以極元氣之和也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此乎故三代常道百王不易其所從來者

遠矣自雷岐倉緩之作彭扁華張之起迨茲厥後仁賢間
出歲且數千方逾萬卷專車之不受廣廈之不容然而載
祀綿遠簡編虧替所詳者雖廣所畧者或深討檢則功倍
力煩取舍則論甘忘苦永言筆削未暇尸之余幼多疾病
長好醫術遭逢有道遂躡亨衢七登南宮兩拜東掖出入
臺閣二十餘載久知宏文館圖籍方書等繇是覩興升堂
皆探其祕要以婚姻之故貶守房陵量移大寧郡提攜江
上冒犯蒸暑自南徂北旣僻且陋染瘴嬰痢十有六七死
生契濶不可問天賴有經方僅得存者神功妙用固難稱

述遂發憤刊削庶幾一隅凡古方纂得五六十家新選者
向數千百卷皆研其總領覈其指歸近代釋僧深崔尚書
孫處士張文仲孟同州許仁則吳昇等十數家皆有編錄
並行於代美則美矣而未盡善何者各擅風流遞相矛盾
或篇目重雜或商較繁蕪今並采精英銓其要妙俾夜作
晝經之營之捐衆賢之砂礫掇羣材之翠羽皆出入再三
伏念旬歲上自炎昊迄於聖唐括囊遺闕稽考隱祕不愧
盡心焉客有見余此方曰嘻博哉學乃至於此耶余答之
曰吾所好者壽也豈進於學哉至於遁天倍情懸解先覺

吾嘗聞之矣投藥治疾庶幾有瘳乎又謂余曰稟生受形
咸有定分藥石其如命何吾甚非之請論其目夫喜怒不
節飢飽失常嗜慾攻中寒溫傷外如此之患豈由天乎夫
爲人臣爲人子自家刑國由近兼遠何談之容易哉則聖
人不合啟金滕賢者曷爲條玉版斯言之玷竊爲吾子羞
之客曰唯唯嗚呼齊梁之間不明醫術者不得爲孝子曾
閔之行宜其用心若不能精究病源深探方論雖百醫守
疾衆藥聚門適多疑而不能一愈之也主上尊賢重道養
壽祈年故張王李等數先生繼入皆欽承請益貴而尊之

故鴻寶金匱青囊綠帙往往而有則知日月所照者遠聖人所感者深至於嗇神養和休老補病者可得聞見也余敢採而錄之則古所未有今並繕緝而能事畢矣若乃分天地至數別陰陽至候氣有餘則和其經渠以安之志不足則補其復溜以養之溶溶波波調上調下吾聞其語矣未遇其人也
不誣方將請侯來哲其方凡四十卷名曰外臺祕要方非敢傳之都邑且欲施於後賢如或詢謀亦所不隱

乳石論序

按古先服餌賢明繼踵合和調鍊道術存焉詳其羽化太清則素憑仙骨若以年留壽域必資靈助此蓋金丹乳石之用豈流俗淺近而能知所患其年代浸深訣籙微密世有傳習罕能詳正更加服石之士精麤不同雖志貪補養而法未精妙遂使言多鄙褻義益繁蕪每加披覽實長疑惑既子弟不得親授亦家童莫能曉了存諸左右殆謂闕如余宿尚谷神栖心勿藥歲月云久經書粗通知文字之一失乃性命之深誤是以會集今古考量論訣取斷名醫都凡纂要建題篇目並五藏合氣經絡受病八風所中形

候論訣兼諸家會同將息妙術及乳石丹與雜石壓埋之法錄定倫次卽以時代爲先後今刪畧舊論纂集新要分成上下二卷可謂價重千金比肩萬古垂之於後學豁若冰消者乎

明堂序

夫明堂者黃帝之正經聖人之遺教所注孔穴靡不指的又皇甫士安晉朝高秀洞明醫術撰次甲乙並取三部爲定如此則明堂甲乙是醫人之至寶後之學者宜遵用之不可苟從異說致乖正理又手足十二經亦皆有俞手足

者陰陽之交會血氣之流通外勞肢節內連臟腑是以原
明堂之經非自古之神解孰能與於此哉故立經以言疾
之所繇圖形以表孔穴之名處比來有經而無圖則不能
明脈俞之會合有圖而無經則不能論百疾之要也繇是
觀之書之與圖不可無也又人形不同長短異狀圖象參
差差之毫釐則孔穴乖處不可詳也今依準甲乙正經人
長七尺五寸之身千金方云七尺六寸四分今半之以爲圖人長三尺
七寸五分千金方云三尺八寸二分其孔穴相去亦半之五分爲寸其
尺用古尺其十二經脈皆以五色作之奇經八脈並以綠

色標記諸家並以三人爲圖今因十二經而畫圖人十二身也經脈陰陽各隨其類故湯藥攻其內以灸攻其外則病無所逃知火艾之功過半於湯藥矣其針法古來以爲深奧今人卒不可解經云針能殺生人不能起死人若欲錄之恐傷性命今並不錄針經惟取灸法其穴墨點者禁之不宜灸朱點者灸病爲良具注於明堂圖人並可覽之黃帝素問撻孔穴原經脈窮萬病之所始九卷甲乙及千金方甄權楊操等諸家灸法雖未能遠窮其理且列流注及旁通終疾病之狀爾

張星

星開元朝官太常博士

贈工部尚書宋慶禮諡議

慶禮太剛則折至察無徒有事東北所亡萬計所謂害於家凶於國按諡法好功自是曰專請諡爲專

張守節

守節開元時官諸王侍讀守右清道率府長史

上史記正義序

史記者漢太史公司馬遷作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南

遊江淮講學齊魯之郡紹太史繼春秋括文魯史而包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而摭楚漢春秋貫紬經傳旁搜史子上起軒轅下暨天漢作十二本紀帝王興廢悉詳三十世家君國存亡畢著八書贊陰陽禮樂十表定代系年封七十列傳忠臣孝子之誠備矣筆削冠於史籍題目足以經邦裴駙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自劉向揚雄皆稱良史之才況墳典湮滅簡冊闕遺比之春秋言辭古質方之兩漢文省理幽守節涉學三十餘年六籍九流地理蒼雅銳

心觀採評史漢詮衆訓釋而作正義郡國城邑委曲申明
古典幽微竊探其美索理允愜次舊書之旨兼音解註引
致旁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記正義發揮膏肓之辭思濟
滄溟之海未敢侔諸祕府冀訓詁而齊流庶貽厥子孫世
疇茲史於時歲次丙子開元二十四年八月殺青斯竟

馬損

損開元朝官侍御史

對坐於左塾判

里胥坐於左塾鄰長怒而逐之縣科無禮鄰長

訴非失

聖人作乎百姓以理農夫服田乃亦有秋中庸可範則鄉有黨而國有學南畝不勤則里有胥而鄰有長豈獨敦崇耕稼平秩出入亦將禮異班白儀成風化胥關於禮自可徵詞長怒逐之夫何釁焉縣司科罪亦未爲得無方之士誠宜咎之

張子漸

子漸開元朝官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內供奉

對習星厯判

得甲稱人有習星厯屬會吉凶有司劾以爲妖
款云天文志所載不伏

南正司天北辰列象昭回可議坐徵雲漢之詩厯數難推
自合史官之序當今銅渾設範玉衡齊政四毗各業庶績
其凝舉而推之雖頗會於終吉子不語怪竟貽咎於爲妖
彼何人斯獨探幽說然古人垂教良史屬詞重黎掌日得
唐堯之躔次甘公言星明漢家之厯象遐覽前志事有職
司攻乎異端誰任其罰請寘霜典無取星占

鄧承緒

承緒豫章南昌人開元中九經擢第釋褐京兆府參軍充
虢王府判官拜兵部員外郎出爲信州刺史

對澤宮置樞判

甲司澤宮將祭而習禮所由置樞不設中御史
劾之訴云自邦國已下則有名制王者之式未
之前聞

六藝之修五善之備禮稱觀德義在興賢豈加爵而益封
實選士而預祭惟甲何者司射澤宮見貍步之張侯以鹿
鳴而應樂設中置樞用陳矢算之儀釋獲建旌遂明多少

之數賓主存乎百拜公卿繼乎六耦能其中質定以和容
豈罰觥之爲慙亦削地而成恥禮之美者德實在茲況名
位不同自邦君而節制器物有等實王者之殊儀卑不踰
尊上得兼下法官所劾敢奉守官之誠訴者有辭恭聞克
謹之義

對西陸朝覲判

西陸朝覲闕彤繹之供御史劾之云非其時不

合禮

獻歲發春列宿分曜人其不惑序惟莫愆乙也司存式瞻

天道今乎窮谷以將納冰物其惟新時漸於廟日在北陸
其藏之也以周星見東方其出之也以徧克諧冬夏之氣
不悖陰陽之宜彼彤繹而不修何祭祀之爲禮御史之舉
差執簡而不違有司之儀盡變通而盡利刑惟不濫其可
加諸

張景

景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官侍御史

對舉抱甕生判

河南東道持斧舉抱甕生或告云矯州科生妄

罪不伏

弓旌待士束帛登賢授方任能察言觀行雖三微改運文
質有殊百代可知風聲不替國家克明峻德無曠庶官多
士斯聞得人爲盛猶恐考槃有作邁軸生詞思草澤之遺
芳憶山泉之逸賞傍馳鶴板博訪龜枚將求異等之才載
下非常之制方書執簡直指觀風澄清之道莫聞黜陟之
宜且昧海隅沉隱未薦衰衣漢陰矯識翻稱抱甕詳延不
中使司自是疏遺混沌假修野老若爲加罪

河南縣尉廳壁記

縣尉能禦盜而不能使民不爲盜盜賊息非尉之能盜賊繁過不在乎尉矣上失其平下苦其情弱者困死彊者偷生道之常也豈樂盜哉無竭民力民心安益無盡民物民利豐實居鄉聚族有良有睦履詐跡僞有責有愧民之常也孰肯爲盜哉故曰能與過不在乎尉在時政之得失爾若夫平鬪訟懾兇狡惟盜是禦者尉之職也苟失其人則貪殘誣枉民不勝弊反甚於盜焉今郡縣至廣庸不知所得者幾何人哉太原王昭度字世範登進士第爲河南尉尉之職無所不舉焉然誠不足展世範之才顧其所得亦

斯民幸矣世範於景有舊因求記刻於廳壁庶有信於後於是乎書

皇甫璟

璟開元中官陽翟尉上疏諫置勸農判官貶盈川尉

諫置勸農判官疏

臣聞智者千慮或有一失而愚夫千計亦有一得且夫無益之事繁則不急之務重不急之務重則役數役數則人疲人疲則無聊生矣是以太上務德以靜爲本其次化之以安爲上但責其疆界嚴其隄防山水之餘卽爲見地何

必聚人阡陌親遣檢量故奪農時致令受弊又因出使之輩未識大體所由殊不知陛下愛人至深務以刻剝爲計州縣懼罪據牒卽徵逃亡之家鄰保代出鄰保不濟又便

更逃

一作輸

急之則都不謀生緩之則慮法交及臣恐逃逸

從此更深至如澄流在源止沸在火不可不慎今之具寮向逾萬數蠶食府庫侵害黎民國絕數載之儲家無經月之蓄雖有厚稅亦不可供戶口逃亡莫不由此縱使伊臬申術管晏陳謀豈息茲弊若以此給將何以堪雖東海南山盡爲粟帛亦恐不足豈量田稅客能周給也

李宙

宙開元朝登進士第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

奉和聖製喜雨賦

旣五月兮生一陰猶不雨兮思作霖聖自咎兮天同德誠
下答兮神孔歆臣聞澤不潤下意欲乾封豈大明在御而
荒歲或逢禮有旱暵之舞詩有昭回之詠陛下退史巫之
紛若追后土之虔敬以乾坤而合德何造化之不測當赫
曦兮是時與霧霓兮爲期粵三日而將澍未崇朝而已布
霏微露立之壇霽霽風旋之步緬察獄以臨幸嘗禱林而

戒懼曷若不言而順於陰陽曰肅而變其陽數非破塊與
鳴條惟滌場及灑路靈臺是升斯考休徵渾儀已緯更酌
元亨爾乃紫微涼夏彤庭景深初泛灩於太液復蕭條於
上林傾萑菑而花舞散青蔥而葉吟宜刻漏於銀箭雜秋
聲於玉琴龍虎飛騰兮多氣色鸛鶴鳴叫兮有清音況田
畯之至喜奉聖人以爲心惟大君之德也如雨施於上元
如澤漏於重泉浸四溟而無遠洞萬物而無偏喜羣生之
遂也山不翦其毛髮河不污其宮闕思就紺而生虹願從
風而移月絕奔雷以無景靜行雲以不發願依稀兮其奚

多雖三五而可越

對不供祭用判

景奉使沈貍虞人不供其用

厚德載物山澤通氣珍怪竒產虞衡是職無幽不通在山
川而有事至誠則感故鬼神以是依惟景肅將天威祗若
事典式崇望祀之禮用展沈貍之義而虞人不虔祭物有
闕各守爾典奚曠於庶官莫恭其職自貽於伊咎請舉虞
人之罪歸於士師之辟

張利貞

利貞河間人開元朝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金部員外郎
遷御史中丞出爲陳留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卒於官
對不供祭用判

景奉使沈貍虞人不供其用

國之大事必存乎祀禮有五經莫重乎祭故肅事享薦雖
不祈求而歆馨碩德是資昭報主上纂堯丕緒欽虞大孝
是卑宮室固非爲已用崇享祭其以佑人故臨遣制使聿
修祀典飭躬戒告展采錯事捧珪幣潔牲牲盛儀宿設嘉
樂具舉川先河後得沈浮之義因方卽陰合瘞駟之禮比

時具物責成存乎有司虛中慮事先令期於使者彼何爲
爾而敢闕供夫惟虞人不應無訴

王師乾

師乾字修然琅琊臨沂人

王右軍祠堂碑

公諱羲之字逸少琅琊臨沂人也原夫在天呈象箕昴垂
其宿在地成物嶽瀆耀其英蘊粹含精孕靈誕祕降爲人
傑君酌其休自黃龍紀德帝軒握大寶之符丹鳥啟瑞周
儲開氏姓之兆爾其吉駿誠感標秀質於文昌離翦止殺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九十七

王師乾

三

協英圖於武帳旣而呂刀慶遠郭筮靈長或瀏瀏風松或
爛爛巖電盛哉茂族其昭昭乎繫德象賢爲海內之冠冕
國史家諫可畧言焉曾祖覽清河太守宗正卿光祿大夫
卽邱子劉德智畧始參宗正蔡義經術初登大夫故得象
海括河昇高能賦祖正散騎常侍父曠建威將軍淮南內
史建始侯應德璉之規獻入掌禁中韓安國之嚴明才兼
閫外公之生也踐得二之機應五百之慶骨鯁清貴鑑裁
端凝夷簡澹雅魁梧頽放性教如也深爲從伯大將軍敦
丞相導之所器重學總墳素藝苞流畧書窮八體才瞻五

能至若垂露崩雲芝英薤葉鸞迴鵲顧之巧虎踞龍騰之
勢信可挺拔終古暉映來今者乎我大唐太宗文武聖皇
帝甄陶堯舜漂滌義軒物色賢良夢寐前載萬機之暇宏
覽典墳得之右軍欣然師範親紆聖旨製讚論焉其畧曰
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右軍乎心慕手追
此人而已斯乃萬代之榮觀也與夫周表商閭漢修樂墓
故不同年而語矣時太尉郗鑒負佐命之勲居台鉉之貴
使求佳壻於文獻公公令東廂自觀之子姪聞者莫不聳
身矜持公獨坦腹而不屑意竟當選矣起家祕書郎石渠

與府天祿仙臺藉非揚雄劉向之才華班固左思之覃思
筆削之舉不亦難乎征西庾亮請爲參軍累遷長史參預
謀謨總統綱紀魏陽元之領袖早歷清階溫太真之鮮明
遽登英位兼此二美在我公焉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滙
澤西浮潯陽重鎮伊昔南夏埒擬扶風江湖洿澠匡廬崑
崙所以山藪藏疾川澤納污非無草竊之人實有萑苻之
盜下車無何梟音遽革公譽望幼挺才器夙彰聲名洋溢
公卿藉甚識與不識莫不引領而思交知與不知咸願舉
手而同薦頻召爲侍中吏部尚書皆不應命常伯補袞冢

宰提衡唐虞則龍作納言漢魏則貂蟬近侍卒不降志保
真恬怡荀卿所謂德行高則驕富貴禮義重則輕王公於
右軍見之矣復授護軍將軍亦推遷不拜除右軍將軍會
稽內史甌越奧區地惟關輔浙河襟帶秦嶺股肱士女殷
繁商賈聯絡一部之會氓俗難循公示以威恩孚以誠惠
敦學校勸農桑梟雄猾賞廉孝未踰朞月風化大行然後
致書朝端以誠執事詞理鯁亮言旨切直豈徒賈生流涕
孟軻浩然而已哉旣而金行不競小人道長興言慷慨峻
誓墳塋隨時卷舒關國隆替卽不屑之願循長往之誠窮

遊名山徧歷滄海捐龜組褫龍章練金膏屑瓊藥濬曲水
茂蘭亭開禮賢之館引貞肥之客於是謝安孫綽李充許
詢支遁許邁之儔若非抗首謝時卽是文章冠代何嘗不
攀勝慕德夕處朝遊公自爲之序以申其志也竟以樂死
遂其初情春秋五十有九卒於會稽之里第朝野軫慟郡
縣傷嗟路泣行號風悲日慘豈徒春者不相工女輟機而
已哉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仰遵先旨固讓不受公有
濟天下之心蘊公輔之量智度淹曠規模宏遠抱劉琨之
氣嗟地狹而不容懷樂毅之才嘆主昏而弗用有以知晉

室之不延也夫盛德之祀綿於百代公侯之允必復其先
自晉迄陳統會稽時殆逾數十可謂英英門戶矣旣而黃
旗霸盡紫蓋英衰衣冠咸返帝鄉禮樂並歸宸甸子孫流
落今爲居人十二代孫庭之祐之惓惓善人高尚其事貞
不絕俗隱不違親偃仰琴書逍遙魚鳥雖心懷追遠之道
而家迫屢空之恨遂使烝嘗久曠享德無依樂毅之後未
封若敖之魂遂餒師乾幸因承乏叨佐越藩仰休烈而延
聳俯遺塵而景慕敬聚宗族隆構清祠靈宇森邃修廊輻
輳時思之裡再茂如在之敬逾明荃壁藥房煜晨風而轉

翠蕙脩蘭藉順四序而流馨北望戟巖題扇之風更遠東
連竹徑養鵝之沼彌清西接邑居朱城麗日南通阡陌翠
柳含煙加以萬壑爭流千巖競秀澄湖湛鏡漬星象於波
瀾洞穴封金孕靈符於宛委信允常之勝境勾踐之名都
焉從十一代孫正議大夫守越州都督上柱國公士希俊
師乾八從兄也操行端舉風神朗邁汪汪焉人不能測凜
凜然吏不敢犯愛人如父母摘伏如神明春露流滋廝庶
銘其巨惠秋霜泛簡豪猾肅其嚴威遊刃有餘雍容多暇
乃昌言曰陸機文章猶陳祖德潘岳詞賦先述家風况我

族盛門昌首出天下爰自著姓以迄於茲莫不儀表三台
抑揚二鉉英賢濬發才產光揚苟無述焉寧昭勲績恭承
嘉命敢不云乎師乾學非覩古文慙秀異聊申舉一詎述
芳猷敬疏無愧之詞庶披文以見質公有七子並有重名
晉史詳矣或早終絕嗣或無子國除其有子孫蟬聯以暨
今日者其惟黃門乎可以配享祖宗列爲昭穆矣又諸與
公交遊者英貴特達勲績昭著獨謝太傅乎今配食賓筵
矣從十四代孫石城寺僧道敬金庭觀道士道崇研空兩
諦覈妙重元入龍藏而冥搜遊鳳京而蹟祕從十四代孫

朝議郎行歙州黟縣令爽銅章撫俗墨綬親人惠訓浹於
重泉謳謠光乎單父從十六代孫元慶令嗣賢文毒師元
保家等並晦跡林泉脫屣纓冕追仲長之逸軌慕郭舉之
高蹤共扇家風同宣祖德殫素產頌洪猷勒琬玉於東甌
俾庶幾於南峴其辭曰

沂波括地緱嶺干天代載雄傑奕葉英賢三槐繼軌九棘
蟬聯盛哉茂族人無間然秦則離翦漢惟吉駿武帳揚暉
文昌挺韻象賢踵德誕生英俊汪汪萬頃森森千仞常伯
獻替納言喉舌僉曰具瞻是屬明哲竟不降志朗其不屑

霜氣稜稜風威切切匪澤西楚稽岫東甌人稱險躁俗號
輕浮威而不猛善而能柔獄囚靡滯庭事無留有道則仕
無道則亡關國隆替與時行藏屑瓊膏銑晦景韜光山川
益秀草樹增芳我唐太宗今皇王冠文經天地今武戡亂
欽墨妙今右軍發睿詞今製幽讚幽讚敏兮叨紀綱佐郡
未理今泛沂康欽族祖之休烈峻祠宇今載巖陽明德惟
馨今茂烝嘗子孫不知其所以遂刊石而流芳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九十八目錄

盧昌

對坐於左塾判

對弔服加麻判

元承先

對無夫修隄堰判

牛上士

獅子賦

并序

古駿賦

對歸胙判

竇翬

漏賦

對吏脫幘判

李黃中

對受田兼種五菜判

魏烜

對津吏告下方傷水判

王利器

對舉抱甕生判

王惟孝

對升高判

王希明

太乙金鏡式經序

趙岳

對鄉貢進士判

對鬯酒不供判

蔡景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八十八

目錄

二

述二大德道行記

三尊真容像支提龕銘

褚思光

對馬驚師徒判

熊季成

對受田兼種五菜判

平超然

對受田兼種五菜判

平伾

對受田兼種五菜判

趙不疑

對無鬼論判

楚冕

對萊田不應稅判

畢遷喬

對園基判

鹿慶期

對城邑判

單有鄰

對歸胙判

劉仲宜

一作宣

對清白二渠判

劉璿

對馬驚師徒判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九十八

盧昌

昌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坐於左塾判

里胥坐於左塾鄰長怒而逐之縣科無禮鄰長
訴非失

人最物靈道由學立詩書禮樂列聖巨儒之教行孝慈忠
良父子君臣之義備是以國學宏建東序西序鄉校大起
左塾右塾聞詩以言執禮而動遵夫子之善誘仰先師之

至德里胥末役鄉人是賴公門鞠躬未彰於嘉躅黷墊促
膝便乖於令典苟茲無禮胡異有皮鄰長逐之允謂宜矣
縣曹專斷竊未得諸

對弔服加麻判

甲乙二人所受學師亡皆弔服加麻甲出有所
之則經乙居則經出則否縣司科甲乙不合爲
師制服並不伏

惟甲惟乙夙庇唐封如琢如磨服勤師訓自凝情於竹素
將比色於朱藍旣而逝水方驚梁木其壞微言已絕先師

從召於鶴書素業無憑弟子空思於鱸序閑階寂歷泣對
履綦舊宅淒清愁聞絲竹爰制縗經以報師資雖乖心喪
之儀未失禮經之意何者宣尼旣沒子貢爲廬鄭生云亡
叔然制服往哲不貽伊誚縣司何遽見繩請寬二公之愆
無濫五刑之法

元承先

承先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無夫修隄堰判

河南諸州申無夫修理隄堰請與之平價仍免

外徭省司以爲與平價則官無所供免外徭則
公事廢闕不之許州訴人實阻飢恐不及冬成
至春復桃花水爲害

備豫不虞古來善策隨事興理今亦宜然於廊長河邈界
中國來萬里之外歷數州之間榮光載浮竹箭長下千里
作曲呈瑞馬以出圖三日成霖或迷牛而爲害永言諸郡
夾河之壩堯水屢逢禍灰未止俾太守沈馬空竭精誠將
軍負薪猶勞太息則必土功展事金隄爰起匪用齊人之
力孰免爲魚之歎恭聞漢事以蠲六月之徭大哉聖朝實

平百姓之價公家之事知無不爲苟利於人胡爲不可省
司所見未室盈庭之辭州訴宜從可塞如川之口

牛上士

上士涇陽人太常博士聳之父

獅子賦

并序

上士曾讀實錄貞觀九年西域進獅子祕書監虞世南獻
賦前史美之竊謂虞公博物洽聞誠則可重瓌瑋倜儻或
非所長欲精體物乃賦其事

窮汗漫之大荒當崑崙之南軸鑠精剛之猛氣產靈猊之

獸族指千里於崇朝逾鐵山而往復非取俊於熊豹豈方
姿於魑魍故其方頤蹙額隅目高睨攫地蹲踞騰空抑揚
簇拳毛以被頸縷柔毳以爲裳逢之者碎犀象聞而頓伏
值之者破鵬鷃不敢飛翔哮呼奮迅睖眴騰振掌攫攢鉞
口銜霜刃怒雙睛以電射揭一吼而雷震似鳥獲之摧鋒
疑項王之入陣及夫朝晡未食鼓髯奮力後勁雙瞋前張
潤臆蹉殊榛以傲睨跳絕梁而翕赭倏橫噬而風馳乃掉
尾而雷息口裂奔驅足捎狂兕猛虎摧於掌握豪猪碎於
牙齒旣飽飫而心和乃宛頸而帖耳彷徨於金河之外生

長乎葱山之裏嘉此獸之奇傑邈蹻勁而殊材隨馬牛而
內向順謳歌而竭來逾烏城之積阻獻龍闕之崔嵬資譯
人之納貢弭雄心以效能何虞者之維繫驚牙爪之可怖
頓金鎖而長縻閉鐵牢而永固悲此生之窘束懷舊國而
愁慕雖食肉於當年思盡力而無路羨文豹之倚鹿美韓
盧之逐兔伊薄技之見收而偉材之不顧聞夫天以煦育
爲施草木皆春帝以惠訓爲施猛戾皆仁夏后氏擾驪龍
而伏阜軒轅氏役熊羆以佐人此奇獸之爲用豈無用而
來馴何不校之於搏擊投之於絕倫而使之鬱鬱於窮檻

區區於後塵者乎

古駿賦

寒關月壯羽書南向虜馬秋肥胡兵犯障燿烽夜驚候馬
相望雲橫朔塞之前雪滿天山之上於是天子按劍將軍
事邊雷驅甲卒直指幽燕風蓬蓬而出海波漫漫而騰天
當雁門而北上薄龍沙而左旋旣而漢虜齊兵三軍合陣
虹旗萐掃鼓聲雷振奕奕熊羆森森鋒刃或左提而右拂
乍一留而一進則有俠少羈賊雄駒捷疾耳若插筩顚疑
削出踞金鑣以弄影控鐵銜而齧膝始趨趕以舞風忽漢

畧而追日蒙具裝擇組練雜然一往鼓仆旗旋足不得搖
目不得眄超騰絕壑走及奔箭疑隔漢之流星似披雲而
出電左賢爲之膽懾骨都爲之領戰飛奔肅肅恣意馳逐
宛若遊龍行如驚鹿左右披靡東西往復溝感汗以朱殷
毛拂霜而蜩縮蕭條萬里顧盼翹陸橫塞上以長嘶餘聲
振於山谷況乃項籍英雄驅馳冠戎旗翻落日劍倚長虹
惜良驄之不逝歌美人於帳中摧拔山之氣泄指烏江而
路窮遂使畢會戰場挑身鋒鏑人控馬以騰踊馬隨人而
奮擊轉足生風籊塵無迹跳山超澗冒刃衝敵突圍則漢

將奔波怒目則追軍辟易遭楚王之不利當壯年之虛擲
也別有渥水龍媒朱旄逸才雙瞳日耀五色花開逢漢王
之棄置謁吳坂以徘徊思效技於金埒願追仙於玉臺懷
玉臺兮傷遠道朝朝暮暮銜枯草千金買骨君儻知百萬
交錢猶未老垂兩耳兮伏鹽車倚雙輶兮慙寒驢絆權奇
而不用空惆悵其焉如

對歸胙判

甲監享以胙歸父餽而祭

祀祭以神官司執事昔者由也曾陪季氏之庭孰謂鄒人

每入魯侯之廟甲旣策名朝列監享嚴禋剛鬣柔毛不作
庖人之饌白茅醴酒遽聞歸胙之榮食美思親無乖孝養
餽餘有祭暫越禮經柴也之愚雖聞小過參也之魯何妨
大倫以禮許人則吾豈敢棄瑕錄用將子有聞論情雖欲
薄言與進未宜深責

竇翬

翬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漏賦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故備以人事法乎天時定損益之

道察盈虛之期嗟歲運兮倏忽眷年容之逶遲景冉冉而
難駐晷銖銖而在茲蓋以重金壺之器建銅史之司致用
久而不易循環因而可推爾其漏之所作漏之所託至精
至微惟寂惟寞水滴瀝而潛響箭差池而靡錯俯通軒禁
上應寥廓亘千門兮連萬戶左彤階兮右丹閣亂微唱於
晨雞雜幽聲於夜鶴清清泠泠日殷鳥星送春漏於重扃
赫赫曈曈時方祝融傳夏漏於深宮的的縣縣明河爛然
耿耿漏於涼天暗暗陰陰濃氛鬱沈轉冬漏於寒林觀夫
修短之意見乎造化之心信晷刻之道廣知挈壺之用深

故能度量萬物均分四序旣不忒於盈縮亦無差於寒暑
順之則千載可通逆之則寸陰是阻應乎日月合乎律呂
蓋漏亡則時昧漏存則政舉實邦國之是務諒樞衡之所
與悲夫天轉氣流人生悠悠景有虧而有滿時或沈而或
浮恥功名之未立懼容華之先秋所以懷寶獻玉彈冠振
裘歌聖明而不已亦休暇於林邱

對吏脫幘判

得丁爲吏脫幘挂縣門而去斷不應爲

誼寰易擾野性難馴鴻鸞不處於俗中珠玉自生於塵外

丁至情無欲舍章寡詞琴書未入於山林刀筆久勞於郡
縣清風忽至白雲意多拂衣不留挂幘長往陶潛之美志
斯在疏廣之芳猷未歇幽谷歸來高山可仰州司牽於常
法責以詭時欲處伯魚之刑實恐冶長非罪

李黃中

黃中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受田兼種五菜判

丁受田兼種五菜吏稅之丁云在外田稼不善
詣郡科吏吏固執合稅久莫能決廉察使按郡

守令不行

王者域人是制廬井丁之受地用給公私以耕以耘窮筋力於歲月是薦是養慘容鬢於風霜猶旨蓄以禦冬慮艱食而爲饑漢陰抱甕殆欲忘懷於陵灌園庶乎自適雖屋粟興稅園廩有征而田畯急民已闕三時之務誠邦家有賦焉取五菜之供恐非民之未宜將責吏之爲當還同履畝郡令誰可封行請效埋輪廉使卽當隼擊

魏烜

烜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津吏告下方傷水判

得津吏告下方傷水請毀左右隄水工景固爭
決河之虞備聞前載隄防之設厥務匪輕故得其宜則俗
除堙墊如失其道則人受沈淪由是禹得元圭漢陳白壁
古來所慎寧其怠諸且將毀右隄則左隄不理下方之弊
爲患將深漢代成規自宜遵奉不達舊載昧於物宜輕此
毀除未聞其可水工之議謂得通方

王利器

利器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舉抱甕生判

河南東道持斧舉抱甕生或告云矯州科生妄
罪不伏

大道潛運羣動無心明王德孚庶物適遂由是山栖谷隱
常有居巢之人鬻蔬灌園時聞抱甕之叟屬旒冕側席載
勤於夢卜繡衣持斧博訪於邱園皇華以知無不爲誠樸
畧之可尚或人以多聞博識明混沌之非真跡初兆於行
藏事有同於倚伏舉者縱非折衷猶或獻芹科者貴叶平
反無疑寘棘愚之寡見告記爲宜

王惟孝

惟孝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升高判

解式與長年行因升高不從所視遂杖之式訴
州斷鬪論省科失入

先王設教各有等威君子盛儀必修德禮苟昧斯道時謂
不欽解式妄人不若厥訓徒守尊卑之位終乖敬讓之節
不從所視實曰僣儀或人杖之事亦奚爽州曹丕蔽因噬
腊之遇毒省司失入覺從者之詞游罪自己招云誰之咎

請當從禮之罰勿聽無稽之訴

王希明

希明開元時人自號青羅山布衣

太乙金鏡式經序

太乙天帝之神也下司九宮中建皇極欽若則彝倫攸敘
怠棄三正錯亂五常黃帝以惠迪吉而爲五帝之聖大禹
戒從逆凶而衍九疇之文炎漢高祖受命張良祕金刀之
錄吳主爭權劉惔演炎旌之祥神用於不言之載審化於
無爲之間閉戶而休咎自徵拂鑑而毫髮皆極非至精妙

物執契於混沌之始者又何足以知之爰發上元迄是帝
載幾千年而一聖數百年而一賢得隩隅有登龍之喜窺
閉鍵若重關之隔沿波獨往泛滄海而不歸討本窮源峙
孟門之嶄絕至於計神審物天目司姦一三置將之數四
六對絕之氣掩迫孤單開杜七精羅睺交較以八節占水
旱九州言吉凶五將定主客亦猶兵戈勝負邱明受經而
作傳見非公穀子夏師聖而序詩復殊毛魯學而時習之
攻乎異端笑他人未工忘乎已拙以蠡測海以管窺天心
見之外愚衷未盡或指陳實錄或誕錫嘉名正二局有陰

陽之殊紀六壬附時計之謬淮南分野縱博我以多聞黃
道日躔竟有疑而則闕源流則廣枝葉扶疎孤裘同士蒸
之風玉石抵崑山之鵲雖億則屢中時自賢於仲尼而謀
之不臧且推過於季氏風國之事多惟慚德伏惟開元皇
帝陛下明極稽疑睿聖作範察璇璣以齊七政制禮樂以
穆百揆明太乙之威神封泰山之能事高視萬古名言謂
何神嘉承日月之照荷覆幬之廣參詔賜於金馬觀祕籍
於蘭臺嗟此式經有乖微旨乃上稽天象中迹算術下統
人事旁觀歲時考帝先於神女之符歷載紀於蒼頡之筆

甲乙之終數宮元之往復奇偶之二算勝負之八門與人
甚法式之僣陣圖水火之失禮樂不興之論周字狂簡之
文或義通而卽流或理僻而便削皆考經義以一貫之穆
若蕙畹聲如玉振夫詩對惠連輒得嘉句筆因樂廣便至
能文萬殊皆極而同歸獨見忘言而旣驗校之以元紀又
精之以日時代謀於述作之前總括於天人之際會披覽
得意之妙動契合如神之在亦曠代之能事也經凡十卷
名曰太乙金鏡式經若筆削後於孔明用賢則子房升堂
風后入室宋琨樂產李淳風屬可座廊廡之下如以爾言

過矣將俟來哲

趙岳

岳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鄉貢進士判

鄉舉進士至省求試秀才考功不聽求訴不已
鄉大夫之興賢能大司徒之論俊造旣升司馬又告諸王
天府拜而已登內史職爲其貳周云進士漢曰秀才在今
日之區分非曩時之名數文藝小善進士之能訪對不休
秀才之目美彼良士賢乎我師以窮鄉之莫知徒舉其小

庶會府之達識卽致其大亦猶鯨魚之鼓溟海歎蹄涔之
暴鱗驂騑之局中庭望雲朔而驤首考功自可表其秀傑
拔以殊倫縱常式之文不歲登其尤異急賢之地宜日新
於進才聞言不聽斯爲蔽矣試可乃已何至是乎公使湮
沈坐令求訴

對鬯酒不供判

太常申博士請鬯酒光祿以久無匠人且金
草不知所出不造祠部亦以爲禮有沿廢不允
所請寺執見著唐禮豈得不行祠部云籍田准

令兼給廩犧籍田今或不供犧亦廢用酒無鬱
鬯於事何闕寺猶固執

雍穆清廟苾芬孝祀爲酒爲醴以烝以嘗執鬯玉之黃流
香鬱金之美草觀灌鬯若居歆孔明鬱人是供鬯人聯事
司樽彝之築鬯贊宗伯之裸將自周道崩離禮籍咸滅漢
儀草創祀典多禋有徐生之爲容非如叔氏雖匡衡之復
古未及周監其後浸微不資沿革奉常執典同制氏之鏗
鏘光祿莅祠無大甬之湛饕莫行其義徒紀斯文皇聖時
乘官人則惠禮司皆好古之英博士有表微之職將盡善

而論德固大道之中行豈可以沿廢爲言積習而惑未辨
方志不監匠人何荊州之包茅獨供王祭有盧家之蘭草
不入國香惟昔肆師位同祠部無爲大祭之佐不若君子
之言又以籍田明乎甲令去禮經之逾遠類俗吏之所爲
且甸師之給神倉潔粢以供鬼享號文諫千畝之籍崔實
刺數畝之耕亦曰文存不當禮廢使唐禮不備於周禮犧
牲苟供於廩犧旣慢乎粢盛仍拒我鬱鬯宜投棘署俾解
星郎

蔡景

景開元時人

述二大德道行記

大德檀越門徒情深道義惠燈傳照朗晤心靈示誨之恩
碎軀難報今矚讚佛之次述二師之至誠輒申毫末之辭
式頌彌天之德庶望將來君子知三寶之住持敬題行記
書之如左

法師義紹字宏濟東魏鄴城人也俗姓張氏年七歲依

闕

字馬寺

闕五

息茲弟子天縱英靈聰惠明哲文明初歲落

髮染衣住谿谷寺勤於藝業內外俱瞻解行雙美妙善悉

曇奉勅徵

闕五字

二京翻譯於是參詳聖旨

闕一字

闡梵言譯

金光明經薩婆多律掌珍詮等三百餘卷並詮辭證義筆

授綴文又補充

闕一字

僧統司修宰堵波檢校尋被抽入薦

福寺滿世大德百坐講說頻登勝席殿庭論議擢以令名

法師學海宏深辭林迴茂闡揚

闕二字

名播二京其時僧衆

咸號法師東魏大乘紹矣又補京慈悲寺都維那復於內

道場佛光殿轉經行道面奉

闕六字

菩提迎接經像至乾陀

羅國迎得三藏鄔帝弟婆將真容畫像廿鋪舍利千餘粒

三藏梵本二部至京聞奏聖

闕一字

嚴駕

闕二字

法師馳驛王

城方窮異域往來四載途經一萬八千供奉二朝十有三

記前後勅賜法衣道具隨得轉施不以自資

關二

之懷無

以加也覲省重奏請歸

關一

道俗欽風屈為谿谷寺主其

時州將賀蘭溫六條儒雅八正居懷輟

關一

寺

關三

補充

大雲寺法師教授於是宣揚妙旨成庶品之津梁演暢微

言啟舍生之耳目衆又舉法師以為上坐綱紀寺衆

關六

准勅再滌釋門甄明戒律重補充清滌上座法師精勤攝

念策勵持經維摩法華日誦一遍戒定惠解詎測淺

關五

式題斯記

法師乾壽字崇詮義紵同郡人也俗姓李氏年廿歲依化

樂寺崇

闕一字

法師爲傳法弟子學法華經惟識俱舍因明

等論皆理極精微妙窮法相證聖之歲剃落披緇住谿谷

寺奉別勅補充當寺教授法師於是廣演談元深攻理趣

威儀肅物雅操超羣又補都維那綱紀衆事利益常住軌

範僧

闕一字

修復伽藍咸皆壯麗故得寶坊金地月殿重明

嚴飾山門光揚佛日緇徒濟濟士庶鏘鏘三寶鬱興四衆

攸仰者其惟法師住持之德也又以崎嶇山路剪拓修夷

枯涸川原疏泉汲引哀矜物類濟乏賙無悲敬雙修廣行

闕一捨此皆法師大悲之行也又乃天資妙闕一巧惠殊

倫智用合宜動中規矩內懷至孝無忝所親生事愛敬死

事哀感是謂孝道畢矣恭穆仁慈謹敬謙闕一是謂禮儀

備矣未有已任孝別起津梁者哉故經云孝名爲戒亦名

制止法師志崇清淨之福以報鞠育之恩神用研精敬闕二

室於是依山構宇備設堂儀鑿石疏闕一宏開洞室池

引八功之水爐焚六銖之香七物咸珍衆事周贍長時供

養通浴聖凡法師四攝利生三悲闕一融心二諦觀照

五停積德難量解行彌廣畧陳綱紀題斯紀焉

三尊真容像支提龕銘

原夫至道寥廓等寂寞以無言真智如如湛然

闕二字

之外

應權變化運神用於無邊至於無生之生示現非相之相

灑甘露於塵界普洽四生轉法輪於大千哀矜六趣

闕一字

大悲

闕二字

孰能預於斯焉我大師造化神功此地多形勝

之所金門梵響振萬古之音聲谿谷伽藍樹芳因於億劫

鄰茲福階之

闕二字

靈瑞之幽巖仰瞻鷲嶽之峯俯接祇園

之地非直溪谷幽邃抑亦聖跡昭然康哉大哉故無得而
稱矣爰有遺法弟子義紐乾壽等宿乘妙業俱崇勝因稟

質天資人靈特秀懼暴流之叵度建愛渚之津梁

闕一字

乃

運用奇功依巖起塔雕龕鏤室窮匠

闕一字

之神綺飭莊嚴

竭工輸之妙望之如日自有昭昭之暉仰之如天非復蒼

蒼之色大千世界悉現於寶蓋之中應化三尊處

闕一字

思

議之一室梵宮晃耀此乃非殊相好圓明光同月愛恐桑

田變海陵谷俄遷用紀微功刊茲貞石其詞曰

邈矣大聖耀質金軀三身化現四智如如不生不滅非實

非虛有無所有無無所無

其一

真容毫相光流月愛常遊十

方恒在三昧示入生滅無罣無礙脫屣羈塵超然物外

其二

粵我三尊惠力難量慈雲廣被普洽無疆應權利物導引

隨方羣生舟楫苦海津梁

其三

仙巖聖跡式建支提斜連麓

岫俯瞰幽溪天長地久日月昭迴金門動響石室方開

其四

褚思光

思光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馬驚師徒判

卜氏爲御馬驚師徒小却監軍糾爲無勇卜氏

遂死之或誅其功監軍請寘乎理誅者執云非

罪

卜氏習聞秋駕工隨水曲屬出車檻檻有六月之師將執
訊連連成九天之勝而深谿難拔小駟易驚殊攝叔之致
師有懸責之敗績是無勇也於此死之監軍糾慝未窮通
憲必若馬爲流矢所驚人殊執轡之罪則死非其道誅得
其功率象前聞寧宜寘理

熊季成

季成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受田兼種五菜判

丁受田兼種五菜吏稅之丁云在外田稼不善

詣郡科吏吏固執合稅久莫能決廉察使按郡
守令不行

度土居民使有寧宇省徭薄賦期於利物政之善者傳不
云乎惟丁計畝受田奉時供上周公之典斯在穀梁之志
可徵且同居八家並種五菜取其葱韭旣云救乏賙無樹
以楸桑誠得養生送死人苟利矣吾無間然此夫伊何多
求是務不遵有若之盍徹徒事冉求之聚斂况廬舍自損
田園將蕪勤私自可以非人率禮無聞於稅畝迷而不復
過也必文以虧郡守之明宜允使司之舉

平超然

超然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受田兼種五菜判

丁受田兼種五菜吏稅之丁云在外田稼不善
諸郡科吏吏固執合稅久莫能決廉察使按郡
守令不行

擇土制邑度地居民是分公私爰制内外食九食五制稱
上下之農近郊遠郊師有異同之賦彼丁何者實曰田夫
四體初勤五菜云樹旣綠葵而白薤亦秋韭而冬菁但類

潘仁用供朝夕之費同夫楊惲取給公上之求公田爲居
履畝非古考龔遂之政計口而畦讀穀梁之書損廬以種
稼則不善吏固應科旣匪大猷爰彰薄訴籍而不稅雖固
執而奚爲久而無成於從政乎何有廉使所按誰曰不然
平伍

伍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受田兼種五菜判

丁受田兼種五菜吏稅之丁云在外田稼不善
詣郡科吏吏固執合稅久莫能決廉察使按郡

守令不行

度土有衆務農理國人力是借公田爲居旣八家而共資
亦五菜而云取惟丁率常由已不遷見異守質抱甕將類
漢陰之夫閑居嚙蔬未減河陽之令相維彼吏而乃弗經
旣忘過籍之非將爲履畝之稅是同大桀宜刺小東且私
田於人餘力豈讓吏之不恤稼乃無成失官之譴已彰稅
人之理徒執季孫苟賦周典聞仲尼之言宣公不仁魯史
有穀梁之議吏而多僻守可論刑不能莅官何逃使按

趙不疑

不疑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無鬼論判

甲執無鬼論俄而鬼忽來取求乞免鬼云誰似
汝者甲云乙似而便死後乙弟知告甲謀殺兄
不伏

惟恍惟惚甄巨匠於無名一陰一陽鼓鴻鈞而不息是知
天道元遠子所不言甲以志尚縱橫心懷真正振談端於
海嶽抗高議於雲天取類阮瞻疑書生之自屈有符宗岱
遇使者之方求乙以才貌畧同稱其似是殊仲偕之昆弟

於此相推異張衡之後身斯焉見取生乎公府無聞鶴板
之徵冥冥幽途忽見鵲衣之召弟以鵠原義切雁序情深
惜棣萼之無春恨泉扃之不曙告稱謀殺未達幽明語事
雖云代命至理終當溘盡捨而不鞠實謂爲宜

楚一作樊晃

晃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萊田不應稅判

勸農使稱萊田舊不應稅州縣今有徵納爲例
各自不同或據畝數均收或隨上下加減百姓

金史卷之五
三
紛訴使司科均收以不應爲從重科加減以非法均賦斂州訴恐年饑無以給貸且使司法例不平不伏處斷

夏開山川周疆井邑四人得業萬國作孚欲令應陽和以歲事候秋霜而畢力故除彼公田人耕百畝用資國賦家茂九農是知居壻卽勞處沃便逸必耕與壤以易萊田祈南畝之有年望西成而必獲誰謂田其蕪矣似陶令之歸來稅輒均收疑魯卿之厚斂使司以愛人活國人富則國殷州縣以反裘負薪裘敗則毛落旣未閑於大體徒輕擬

於小東縱訴將備年饑終合請裁天旨使科非法未失清通

畢遷喬

遷喬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園碁判

安北副都護連帥愛與人弈碁聞寇至不輟御
史以逗繞糾察

連帥職當邊徼任切爪牙不留意於軍容迺忘情於奴戲
雖費祿不輟未可因循而陶侃旣捐何勞健美一枰之上

空聞懷陣之心百戰之前不見臨戎之節御史乘驄按罪
執簡彈違白以羣兇實由連帥此而可捨法安用哉寘以
逗撓雅符彝憲

鹿慶期

慶期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城邑判

甲將仞邑乙不從命比周狗以屬之損乙

自上棟下宇疆里井田度土居人量地制邑故墉垣是葺
版築聿修華元巡功見謳於城者子囊臨逝貢策於荆王

甲何人斯職茲仞邑乙不從命同之鑿坯趣舍路殊便爲
隙末雖叔孫受繫每効勤勞而子騫發言何必改作遽營
爲堞未崇射隼之規不憚嚴科輒嗾夫藝之噬棄人用犬
何其不臧旣柰風猷請書霜簡

單有鄰

有鄰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歸胙判

甲監享以胙歸父餽而祭

甲幸彼曲成官同直指不被澤宮之誠與監清廟之儀執

燭薦腥禮循朝饋崇牙樹羽樂遽徹懸方致美於吉蠲卽
同班於福肉榮仍在已祿逮其親詠蘭陔之詩晨昏少力
申綵服之養烏鳥多歡用廣中廚因茲外胙爲子之道始
則著於先嘗食父之餘終必歸於致祭且聖人之禮祭示
有先夫婦各差父子異數盡於是矣何所疑焉

劉仲宜

一作宣

仲宜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清白二渠判

得清白二渠交口不著斗門堰府司科高陵令

罪云是二月一日以前

殷俗富人實惟稼穡分疆列土必假溝渠白公入秦卒興
涇水之利史起居魏大引河流之溢信衣食之是資知珠
玉之非貴理宜順時役築作制隄防惟彼高陵地稱三輔
瞻言沃壤良由二渠完謹苟虧畜洩乖用必貽罪戾何以
逃刑且如雨畢除道旣候於天時水涸成梁再編於月令
斗門不設交口未修功雖闕於千金時靡過於二月遽卽
科殿恐爽廉平請從矜釋謂合通典

劉璿

璿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馬驚師徒判

卜氏爲御馬驚師徒小却監軍糾爲無勇卜氏
遂死之或誅其功監軍請寘乎理誅者執云非
罪

登庸取士六藝稱先設策除兇五兵是要卜氏爲御招愆
於馬驚監軍正刑志存乎鷙逐昔懸賞理御嘗聞流矢之
災卜國佐驂遂彰白肉之患有功必賞有犯必科未明敗
績之由須覈馬驚之故請重尋詰然定是非庶使幽冥申

冤功過昭著卽寘於理深涉乖疎